

华语世界独具影响力作家

衷心笑



亦舒

— 作品 —

06

婚姻真正意义，那不只是恩爱缠绵，柔情蜜意，而是生关死劫，有个可靠可商量可信任的人。



亦舒
- 作品 -
06

衷心笑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C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衷心笑 / (加) 亦舒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404-8123-0

I. ①衷… II. ①亦… III. ①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19046 号

©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 本书简体字版经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如非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上架建议: 畅销·小说

ZHONGXIN XIAO

衷心笑

作 者: [加] 亦舒

出 版 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 毛闽峰 赵 萌 李 娜

特约监制: 刘 霁 郑中莉

策划编辑: 李 颖 沈可成 谢晓梅

文案编辑: 王苏苏

营销编辑: 贾竹婷 雷清清

封面设计: 张丽娜

版式设计: 李 洁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75mm × 1120mm 1/32

字 数: 115 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8123-0

定 价: 38.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9096394

团购电话: 010-59320018

衷心笑

目录

壹	_1
贰	_37
叁	_75
肆	_101
伍	_125
陆	_147
柒	_183
捌	_213
后记	_229

壹·

少女原先都有一个想法，
误会尽心尽意爱一个人，
那人会真心回报，
事实，当然不。

二〇五四年。

春季，微雨。

峨嵋匆匆赶到衷心笑事务所，预备带兴一出院。

秘书迎上，“王小姐，请到一号室稍候。”

峨嵋推开一号室门，两排熟悉长凳，一张上已经坐着一个客户。

峨嵋坐到另一张长凳上。

她尽量垂着头，不去看另外那个轮候者。

但眼角已经瞅见，那位人客^[1]，欠缺一条左腿，卡其裤在膝上对折。

[1] 人客：客人，宾客。

峨嵋不出声。

在一号室候诊者，身份多数与兴一相似，她不想打扰他。

不一会儿，相熟的负责人尔泰走出招呼：“峨嵋，这边说话。”她走到角落。

“兴一没事吧？”

尔泰叹口气，双手插到白袍口袋里，“情况不乐观，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兴一已经十二岁，兴十三都快要面世，我劝你订购安三号，那才配你身份。”

峨嵋说：“我没有身份，快把兴一还给我。”

“你也太长情了。”

“尔泰，兴一在何处？”

“你下午再来，我把她还你。”

“她想补一个零件——”

“没有位置，本来她只是一个保姆，负责简单工作，照顾一个十岁孩子上学放学，清洁补习吃饭更衣，这十年来添加不少附件，她已能独自持家，进出银行、修理电器……到底年纪大了，你不让她退休，有点残忍。”

峨嵋不出声。

“讲到底，其实，兴一对你并无感情。”

“胡说。”

“她顺从、勤工、尽量配合你的需要，但并不涉及感情，你我老同学，峨嵋，不打讹语，若要谈感情，我们正在研制砒一号。”

“砒？”

“因为，爱情慢慢杀死你，哈哈哈。”

峨嵋没好气，“我下午再来。”

“三时整，把兴一还你，我替她换了油，膝盖手肘几个齿轮也更新，一年内不成问题。”

“一年后呢？”

“那……你就别问那么多了，谁不是过一日算一日。”

身为纳米工程师的尔泰到了春季，也特别多感慨，她走到窗前，轻轻说：“谁道闲情抛却久，每到春前，惆怅还似旧。”

她进实验室去了。

峨嵋轻轻吁出一口气，走出角落，把窗户打开一条

线，清鲜濡湿空气钻进，环境专家数十年努力总算有点成绩。

一抬头，见那人还在等。

她轻轻走近，只见他双眼低垂，而带含蓄微笑，分明开关已经闭上。

她坐到他身边。

只见这个型号做得特别精致英俊，长长眉毛、高挺鼻子、深深人中。

他比兴一新款，也许是兴三或兴四。

“不要怕，”峨嵋轻轻说，“他们会治好你。”她伸手拍拍他手背。噫，皮肤做得那样柔软细滑。

峨嵋粗心，她没留意到，那具人型手臂上汗毛忽然竖起。

峨嵋对他说：“再见。”

下午再到办事处，他已经不在。

尔泰把兴一交还给她，“劝你家王小姐找个男朋友，别老缠住你相依为命。”

兴一外形娟秀，身段娇小，十分讨好，她微笑答：

“我同她说过千万次。”

“再见，保重。”

峨嵋挽起兴一手臂，“拜托，以后别搬抬重物。”

兴一不忿，“真没想到会同人类一样，老了就也不中用。”

“谁叫你如此拼搏。”

“搬家工人，都不知我是机械人。”

“你羡慕人类？”

“并不，人类构造实在太过复杂，十万处都会出毛病。”

她们说说笑笑上车。

“为什么一间机械制造公司叫衷心笑事务所？”

“三十多年前，初初营业，是要减轻家务负担，令主妇衷心笑出来，研发到今日，什么型号都有。”

“听说出品包括配合需要的男女伴侣，不顾别的，专门陪你吃喝玩乐，卿卿我我。”

“那多好。”

“生意滔滔，不过同专陪恋爱的真人一样，代价昂贵。”

“是呀，千秋万载，人类去到七大行星，可是，没有金钱，还是什么也不用谈。”

“王小姐，你感慨太多，还是找一个男朋友吧。”

“社会越是进步，男女越是平等，对象越是难找。”

司机问：“王小姐，可是回家？”

王小姐回答：“还有什么好去处。”

“王小姐心情欠佳，无论我说什么都一句顶过来。”

峨嵋没好气，“这车子全自动，你信不信我开除你。”

司机委屈，“动辄说这种话。”

所谓司机，不过是两条机械臂，把住驾驶台盘，一具长方形观察器，两只大镜头。

司机发牢骚，“这辆车可当古董车展览。”

兴一说：“王小姐念旧。”

峨嵋答：“你们益发牙尖嘴利。”

到达半山小小洋房，机械犬多利奔出，扑上兴一怀抱。机械人怕寂寞，都有机械犬做伴。

这真是纳罕事件。

室内光线、供氧、水温，全部自动调校，人类可以说不必劳动手足，但是，也没时间多出来，仍然忙得不可开交。

兴一进厨房做点心给峨嵋。

她开启计算机，一把男声温柔地问：“王小姐，你回来了，今日工作可忙碌？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吧？”

“请接到交友网站。”

“太老式了，不如，由我做主，请你看看最新人形交友站。”

“他们不是真人。”

“我也不是真人。”

“你不同，昆仑。”

“那是因为你我交往已有十年历史，我俩有感情，人类的感情是件奇妙的事，可以栽培，也可以发展。”

“你别光说。”

荧屏显示男生样板，“你好，王小姐。”短暂自我介绍，各种族裔、身段、年纪都有，“王小姐，我们可以照你意思装配一个完全适合你心意的伴侣。”

峨嵋一边看一边说：“每个都一样面孔：大眼高鼻小嘴，为何没有体毛？”

“王小姐喜欢毛茸茸——”

“不，不，”峨嵋惨呼，“来不及了。”

“阿拉伯裔多毛年轻男子，精通英法文，礼貌、英俊，各方面均多才多艺。”

“昆仑，拜托，别越来越粗俗。”

“还有，你可以即席参观下身情况，这是憩息状态，这是——”

“昆仑，当心我开除你。”

“是，王小姐，我介绍真人给你。”

峨嵋看了一会儿，“全无新货色，这人獐头鼠目，不行，男生女相，呵，才三十岁，皮肤打褶，什么时候了，这人为什么牙齿还不整好，唷，这又是哪一家的媚眼。”

“王小姐，也许，人家有内在美。”

“这个轻佻浮躁，这名眼神闪烁……”

“王小姐，我们还是谈天吧。”

兴一出来，把一碗红豆汤放她面前，“王小姐，别老与机械说话，找个真人，昆仑，你做事呀。”

“香雪海酒吧，三十分钟后，找一个叫庐山的人，已经替你约好。”

“我不去。”

昆仑与兴一异口同声：“出去走走也好。”

叫什么？庐山。

香雪海是熟地方，男侍与女侍都以内衣裤装束示人，但因不是真人，与人客相安无事。

夜未央，人客不是很多，有几个专门做生意的男女被保镖请出，一个艳女这样说：“大家都是机械人，何必苦苦相逼。”

言辞十分有文化。

峨嵋曾与思想颇为开放的母亲来过这类地方，她的慈母这样说：“这同我们年轻时的酒吧并无不同，人杂，不大安全。”

“年轻人总得有碰头地方。”

“也难怪，少年怕寂寞。”

“你呢，母亲？”

“我有金先生。”

“妈妈，金先生不是真人。”

“金先生英俊、健康、忠诚，不会羞辱或向中年妇女

勒索金钱，而且，随传随到，不用吃饭睡觉，是世上最佳伴侣。”

是，越来越多男女选择机械伴侣。

“金先生还会与我谈文艺复兴时代的罗兰索·麦迪西^[1]对后世欧洲影响，且他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与疾病，他也不会冶游。”

金先生是造价超过百万的超级机械人。

峨嵋推门进酒吧。

女侍迎上，“王小姐，卢先生在那边等你。”

卢山已经站起招呼。

他一眼看到峨嵋便喜欢，她淡妆，并没有穿时下会转色的闪亮服饰，嘴唇是原来天然淡红，不会变幻——像鲜红表示可以离开现场往别处耍乐之类。

他脸方方，此刻凡是天然方脸、圆脸、长脸的面孔都弥足珍贵，还有别具韵味狭长丹凤眼，都证明主人有信心，拥单独思考能力，有能力抗强权，拒绝往矫形医生处

[1] 即 Lorenzo de' Medici，洛伦佐·德·美第奇，意大利政治家、外交家、艺术家，同时也是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实际统治者。

整得千人一面。

“你好。”峨嵋坐下。

“我看过王小姐的履历，王小姐在政府民政署任职，那多独特。”

峨嵋微笑，这个开场白她听过百次。

“文职而已，政府部门所有文件都用密码，每一小时更改，经手人像读古埃及文字。”

这卢山呢，五官有点呆板，双耳招风，峨嵋忘记问昆仑他是何种身份。

卢山告诉她：“我是全职父亲，家里两个女孩，分别三岁与一岁，她俩不甚友爱，故此我需廿四小时照顾，今晚难得告假，由保姆替工。”

“太太呢？”

“呵，她于两年前患病辞世。”

“对不起。”

“请别介怀，我也已经逐步走出阴霾，很高兴认识你，峨嵋。”

他出示电话上载的两婴片段。

只见她俩穿一式漂亮裙子，正在一个商场与圣诞老人拍照留念，大女头上戴着驯鹿角帽，手里拿糖果吃，小女落单，问姐姐要，姐姐不理她，她放声大哭，才三声，做父亲的已手忙脚乱，急急去取帽子，她哇哇叫，指向糖果，卢先生忙拆开糖纸给她，她立刻止哭，戴上帽子。

这一连串动作，叫卢山忙得一额汗，他蹲地上，手挽三件外套，背一只大袋，活脱一头孺子牛。

峨嵋微笑。

“可有点可怕。”

“岁多孩子已有如此智慧能力，人类构造之精致可见一斑。”

“怎么说法？”

“你看：首先，她要知道姐姐有她也得有，这是基本人权。第二，她个子小，非得靠工具不可，有什么工具比父亲更有效？她不会说话，但大哭警示，况且，她深明父亲疼爱，不会令她失望。这一连串反应，一项接一项，科学家不知经过多少研发，才叫机械人得到同样反应。”

卢山失笑，“我还以为只是一个孩子发脾气。”